

学习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参 考 資 料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翻印

一九七九年十月

学习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参 考 资 料

目 录

《导言》 内容介绍.....	(1)
《导言》 注释.....	(31)
《哥达纲领批判》 内容介绍.....	(44)
《哥达纲领批判》 注释.....	(63)
《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说部分的内容介绍.....	(96)
《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说部分的注释	(126)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内容 介 绍.....	(153)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部分注 释	(162)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内容介绍	(176)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注 释	(199)

《导言》内容介绍

(未定稿)

《导言》的写作目的

这篇《导言》，写于1857年8—9月间，是马克思为当时计划要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所作的一篇“总的导言”。后来，马克思改变了原来的写作计划，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1859年初，马克思在提到这篇《导言》时说：“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这篇《导言》在1902年从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1903年由《新时代》杂志首次在柏林发表，现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导言》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创立的。马克思在写《导言》后不久的一封信里谈到，“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在《导言》中，马克

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错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要点，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革命变革。

学习这篇《导言》，对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修正主义，特别是当前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导言》一、二节的主要内容

1. 生 产

这一节，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一般的永恒的自然形态的错误观点，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形态的基本原理，论述了应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

全节包括十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问题领会其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只能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不是脱离一定社会性质的个人生产（第1—3段）

摆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问题，“首先是物质生产”。这是因为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所发生的一系列错误，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生产物质资料，从来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

产关系中进行的，任何“进行生产的个人”都不例外。个人如果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就无法生产，从而也无法生存。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只能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即“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它抛开物质生产的一定社会性质，用所谓“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对于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作了如下的分析批判。

1、“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一种虚构，其用意是企图把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家说成是从来就有的、自然造成的（第2段）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从“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出发，甚至把原始时代猎人和渔夫手中的棍棒和鱼叉也说成是资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古已有之。这同资产阶级小说家笛福写的鲁滨逊的故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一样，都是反对束缚人们独立自由活动的封建制度，为发展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可是，他们的这些主张，却被资产阶级文化史家误认为要人们回到原始的“自然生活中去”。马克思指出，这是错觉。从当时历史背景看，他们的这些主张，都是为十六世纪以来特别在十八世纪大踏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孤立的个人，实际上指的是体现新兴的资本关系的资本家。这种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但是，资产阶级学者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说法，认为人生来就是利己主义和要求独立自由的。他们把代

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当作一种理想，“合乎自然的个人”，说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历史的起点”。这样，就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生产关系了。这里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局限性。

2.孤立个人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人生产是根本不存在的（第3段）

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孤立个人”即资本家，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起点”。历史表明，在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作为氏族的一员参加集体生产，根本不能离开集体。个人一旦离开集体，就无力同自然斗争，无法维持生存。因此，越往前追溯历史，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哪里有孤立的个人可言呢？更不存在所谓独立自由的资本家了！到了十八世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间的关系，首先是作为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买者与卖者的形式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商品、货币、资本的形式，而且，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其私人目的的手段。如资本家就是利用这种结合的形式，作为他发财致富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采取这种物的形式，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在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什么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人。退一步说，即使落到荒野中的一个人，能够进行生产，生存下来，也是因为他已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学会了生产的技能和生存的本领。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

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历史地对待这个问题，指出“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在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活动，因而提出孤立个人的观点，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充分展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凯里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等人，又把孤立个人的观点写进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他们采取编造神话的手法，说什么自普罗米修斯神创造人类那一天起，资本主义就已经存在了，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是和谐的，从而抹杀资本主义阶级对抗的社会关系。这种陈词滥调暴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反动嘴脸。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是社会生产关系，不是离开社会形式分析什么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和生产的总体（第4—6段）

这一部分可从两方面理解：

1. 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空谈“生产一般”来抹杀各个社会生产的本质差别，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社会性质（第4段）

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

即人们的生产只能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因而，对社会生产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作泛泛地考察，而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产逐个地进行研究，或者只是考察某个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生产的特点。

当然，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例如，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作为生产的主、客观条件，是一切时代的生产所共有的；私有制、商品生产是几个时代的生产所共有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和原始社会所共有的。如果真正把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生产的共同点，作为“生产一般”抽出来，那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一方面，在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时，可以避免重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抽出了共同点，也正是为了分析、比较和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之间的本质差别。比如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任何社会生产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生产的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以及二者的结合形式，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不要因为看到共同点就忘记本质差别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极力混淆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主义生产，混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否定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差别。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庸俗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用空谈“生产一般”，忘记或者有意抹杀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之间的本质差别，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是永存的和谐的生产方式。他们把一切历史时代的生产都归结为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进而把资本说成是一般的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借此抹杀资本主义生产同其他历史阶段的生产的本质差别，把资本剥削关系说成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从这种谬论出发，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之流把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的事实，说成“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2、“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它要研究的不是生产的技术方面，而是生产的社会方面，即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第5—6段）

如上所述，“生产一般”是从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中抽出来的共同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既然否认人类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否定了“生产一般”的存在条件。但是，他们又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说成是一般的生产，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什么一般的生产。正象空谈生产一般一样，空谈一般的生产，也不能说明生产的特殊社会性质。从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说，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这些特殊生产部门的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因此，它并不研究特殊生产部门的技术方面，而是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即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有一点是清楚的，生产不只是单纯生产各种有用物品的特殊的生产。生产始终是一定社会的人们，在一定的生产范围内活动着，彼此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生产除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外，还有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科学的叙述如何反映生产关系的现实运动，在这里不

说了。总之，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决不是象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只从物质形式方面或入同自然的关系方面，考察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不是一般的自然关系；它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第7—14段）

1. 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以生产不同于分配为理由，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错误观点（第7—11段）

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中，时髦的做法，开头总是摆上一个标题为《生产》的总论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就是这样。该书开头第一篇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论生产的必要条件》。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著作开头的总论部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这里，实际上不过是列举一切生产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如生产的主客观条件，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等。但是，庸俗经济学家，却在这里大作文章，说什么“劳动的必要条件有二：劳动与适宜的自然物品”。劳动是“肉体的或者精神的，说得明白些，是筋肉的或者神经的”；“适宜的自然物品”，是“指自然存在或自然生产而适于供给人类欲望的物品”，等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一切生产的基本条件，却被他们“扩张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2) “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物质财富生产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前进的社会，否则就是停滞的社会。马克思对于这个观点，是有所肯定的。不过，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要把斯密的这种“具有价值的”论述提高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但是，这种研究就超出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这个本题的范围了。就这个本题范围来说，可以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谈到。对于斯密提到的这个问题，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个工业民族的历史发展达到高峰，也就是它的生产发展速度达到了高峰。这种说法不确切。其实，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工业的民族，当它以争取利益为要务时，它的生产发展速度才是最快时期；相反，当它以维护既得利益为要务时，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就会跌落下来。例如，从马克思1857年写《导言》前的情况看，英、美两国的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有不同变化的，1820年至1850年英国下跌百分之十一；同期美国上升百分之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生产物质财富的主观条件（劳动者）和客观条件（生产资料）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这又是同义反复。

但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生产》这个总论部分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相反，他们的真实用意是要说明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一方面，他们把生产描写成脱离社会形式、不分历史阶段的单纯的永恒自然规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财富的生产

法则与条件，具有物理学真理的性质。其中没有任意选择的要素”。这样，就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其他社会的生产之间的本质差别，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作一切社会生产的一般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有意识地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另一方面，他们把分配说成是特殊的，好象“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这在上述穆勒的著作中也写得十分露骨。他写道：财富的分配“纯然是人类制度的问题。物品一经在那里，人类（个别的或集合的）就可随其所欲来处分。他们能以任何条件，将此种物品，归他们所高兴的任一个人支配……财富分配仍依存于社会的法律与习惯。分配所由而定的规条，是由社会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见及感情制定的。”这种谬论，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就是说，可以不必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要在分配上作一些调整和改良，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一切矛盾。马克思驳斥了这种分配“可以随心所欲”的论调。分配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如何不同，总有决定它的共同条件。例如，不同社会阶段上的被剥削阶级，作为奴隶、农奴、雇佣工人，仅得到一定量食物，维持生存，而剥削阶级，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则无偿占有一份社会产品，积累财富。这种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决不是随心所欲的。

2. 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自然的，而是历史的；它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之间是一种“有机地联系”，不是偶然的（第12—14段）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生产》这个总论项目下，提出了两个要点：（1）财产，（2）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

的保护。在这里，他们企图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说成是自然的、自古就有的，把资产阶级国家制度说成是超历史的东西。马克思逐点作了批驳。

关于第一点，财产问题。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首先提出财产或所有制是生产的一个条件。然后又从财产一下子跳到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同财产等同起来。这样，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也就成了一切社会生产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用历史事实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就是说，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个人对自然物的占有。因此，再把这种对自然物的占有作为生产的一个条件提出来，那是同义反复。可笑的是，他们把财产的一定形式，即私有财产同财产等同起来，好象人类社会生产一开始就是私有财产，这就更荒谬了。历史表明，公有财产才是原始形式，私有财产则是历史的产物。

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这里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但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根本不懂的问题。他们超历史地谈论对既得物即人们经济利益的保护等滥调，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度辩护。说什么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制度下，比在封建制度的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马克思批驳了这种谬论，阐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每种生产形式”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以保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庸俗经济学家却把一定的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产生的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彼此偶然发生关系，仅仅在主观头脑中才联

系着的东西，从而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谈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强权。这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粗率和无知。其实，封建制度的强权是一种保护封建主经济利益的上层建筑，有它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同时，作为保护私有制的封建制度的法律条款，有些也被资产阶级国家采用了。怎么能超历史地把资产阶级国家制度说成完美无缺呢！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国家制度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不是始终适应的，因而对生产并不是始终起促进作用。当一种社会制度刚刚诞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生产上的紊乱。

最后一段，是第一节的总结：一切社会阶段上的生产所共有的一般条件、被抽象出来的“生产一般”，是存在的。但是，用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可能理解和揭示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方式。

* * *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中，从流通领域移到生产领域，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的事实，做出了若干科学贡献。但是，他们总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作一般社会生产来说明，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本质，不能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里，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但从理论上说，则是由于他们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只把生产的物质形式，即财富的生产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他们在分析生产时，见物不见人，把生产只看成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或获得财富的手段；把生产的各种条件，只看成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对生产的社会形式，劳动过程

中的社会关系，或者当作抽象的前提，或者淹没在生产的物质形式中，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样，他们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永恒的自然形态。

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指出：“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学习《导言》第一节，可以从中领会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面的革命变革，从物与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上述错误观点的过程中，着重分析了生产的社会形式，阐明了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的基本原理，强调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这就指明了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

学习这一节应着重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的基本原理，弄清不同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别。社会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是“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从而使社会生产呈现新的历史阶段，而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成为区别不同

生产方式本质差别的一个标志。这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性质，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别；提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觉性；批判“四人帮”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差别，妄图否定、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2.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这一节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割裂开来，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的错误，细致周密地论述了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进一步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全节包括前言、三个小节和结束语等几个部分。

前言部分，包括五个自然段，从总的方面揭露、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庸俗经济学把生产同分配、交换、消费并列起来的“肤浅的表象”。可归结为三点：

第一点，他们孤立地肤浅地说明四个环节各自的情况和特点，从表面现象上说明四个环节的相互联系和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第1—3段）。

第二点，他们对四个环节的说明，形成一个“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由此把四个环节肤浅的联系在一起（第4段）。

所谓生产是一般，是把资本主义生产说成是合乎自然的永远存在的一般生产，是不能改变的。

所谓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指分配和交换“是由社会统治